

分類古今筆記精華

美人(下)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下目錄

美人

巧蝴蝶

如意

喬王二姬

姍姍

春娘

婉蘭

更殊

休小憐

狂文弱

里小宛

娟娟

太原女

金姬

藥嬌

梅無瑕

顧慧仙

西湖麗人

徐娘

十八娘

舟中女子

秦娘

臨平姚美人

閩城女郎

古今筆記精華錄卷十下

美人

巧蝴蝶

鄒樞十美詞紀云余在襁褓即外祖母撫育十二歲外祖母憐余深夜讀書無有伴者乃命媒婆莊嫗以三十金買得徐氏一女年十二眉目秀麗如畫以七夕來呼為阿巧數日後巧垂泣告余母曰我非徐氏女乃某族之某房女也余母大駭即命莊嫗召其母至曰我與汝家係至戚豈可為此事若論中表我與汝兄弟也令愛與我之子女輩亦兄弟遂備酒同拜皆以兄弟相叙巧敏慧詩詞寓目三遍即熟好畫蝴蝶若有滴水在案即隨水畫蝴蝶形間則研朱砂濾青花粉買白箋描畫蝴蝶到後圓撲取活者置室中掩牕戶以扇逐之觀其飛舞之態於是畫愈工余母常以素綃製新樣裙命之畫服之風吹裙帶蝶若翻舞見者嘆絕呼為巧蝴蝶一日與侍女海棠同宿余作歌嘲之曰巧蝴蝶作盡風流業若到花叢伴海棠花神定有勾魂帖巧因自嘲曰巧蝴蝶欲畫心終怯高飛難近寶釵旁低飛且隱湘裙褶嗣後更不復畫會東城伍學憲有公子字存敬者中年少嗣欲娶偏室先於橫塘採雲庄上構造鴛鴦樓雕甍畫棟為瀟湘綠綺窗琪花玉樹交映前後以見金屋貯嬌之意然後謁余父求巧以二百金為聘余母厚備粧奩如親生者去後慰問不絕曾以柿蒂綾一方作小楷備叔姊弟相依之義風雨聯吟之情後附意難忘詞三首

外有水晶圖書二枚金陵色箋一匣西洋白莎布一疋水沉香三兩遺余余徧示兄弟皆為慘然余以南京花繡一端犀簪一枝取桃花淺色絹作小楷述舊意和其詞韻答之甲申乙酉歲余兄弟避亂於鄉明年歸城而音問疎矣

借梁園金谷培養瓊肌珠作唾玉為啼道費堂女婢聰明侍鄭槐扇根葉窈窕名崔蝶
譜時窺鳳毫輕點巧奪滕王就與齊粉字吟梅和雪寫碧箋咏柳帶煙題 曾共湘簾
吹絮倚簫選夢多少事說着眉低青嶂隔紺園迷釭花夜笑往恨重題鵲渚遺簪淚辭
春閣鳳樓鑠珮影伴香溪鴻音憑紙待尋踪南浦橫塘待渡踏遍雲堤 春風嬾娜

如意

鄒樞十美詞紀云余年十五外祖母以二十五金買一女名如意年十四色態俱絕外祖
母於寢室旁闢一小軒俾余夜誦女洗硯擁書拂几掃榻瑩潔一塵不到余甚喜之如是
者一年余偶於書中得西廂有紅硃評點余笥中有花間集亦以硃點批閱余疑此處更
無人到出自誰手乃呼女問之女笑不答余曰此必汝所為吾觀汝非尋常女也曾讀書
否女曰我南城織戶陸氏女七歲鬻於顧氏家主憐我聰穎命我入館伴讀主母延女師
訓諸姑師姓沈嘉興秀水人工詩詞盡心教我以故詩詞頗曉余曰何又來此女曰主母
以我長成恐家主見留乘家主赴杭立命陳嫗轉鬻於此但家主恩深不得一辭為恨耳
乃嗚咽淚下余因檢其奩中得詞調生查子詞云粧罷倦臨幃燕語鶯聲寂誰與伴香奩

一卷花間集瑣細製芙蓉椅旋薰安息枉自足風流沒個人憐惜余笑之含羞索去及余十六歲秋夜將半酒微酣呼女曰我欲為西江月詞汝為我聯去因指燈曰金粟初垂一穗女即曰銅壺已報三更余曰梅花繡帳影搖燈女曰可是芳魂未定聯未畢外祖母以夜深催寢女去余亦睡從此吟咏或詩或詞幾於盈篋余長兄一日潛至余寢所啟篋一見袖去洩之於母母大怒呼余責曰我望汝讀書汝但為詩詞狎昵奴婢乃立命莊嫗遣女去適有杭宦娶妾許之女臨別更無一言惟以繡花卉巾挽結數十擲我而去余悽惋至今不能去懷

紗牕夢未醒簫聲斷遙憶玉嬪娟記美髮未齊嫩鴟初握手蓮堪印小鳳新鸞銷魂處
流波傳細語低翠掠煙鬟薛氏校書芙蓉養帝崔家錄事芝韻封編草蕙蘭佳句相
鳴和巧樣卵色魚箋誰是多才情種我見猶憐嘆輕鴻甫就銀屏生暖彩鸞旋去繡榻
重寒多少愁霜悲火頭上心前內家嬌

喬王二姬

喬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云喬王二姬生前無名皆呼曰姍喬晉人即名晉姍王蘭州人
即名蘭姊既曰無名則何以有復生再來之號曰死後追憶不忍叱其小字故為是稱一
則冀其復生一則喜其再來皆不忍死之之詞猶宋玉之作招魂明知魂不可招招以自鳴
其哀耳歲丙午予自都門入秦赴賈大中丞膠侯劉大中丞耀薇張大中丞飛熊三君子

之招道經平陽為觀察范公宇正者少留以舒喘息時止挾姬一人姬患無侶有二妁聞風而至謂有喬姓女子年甫十三父母求售者素矣盍往觀之予曰旅橐羞澀焉得三斛圓珠辭之弗獲適太守程公質夫過予見二妁在旁訊曰納如君乎予曰否具以實告太守曰無難當為致之旋出金如干授二妁少遲則其人至矣雖非殊色亦覺稍異凡姿蓋純任本質而未事丹鉛者此女出自貧家不解聲律為何事以北方鮮音樂優孟衣冠即富室大家猶不數覩况細民乎是日有二三知己携樽相過命伶工奏予所撰新詞名鳳求凰此詩脫稿未數月不知何以浪傳遂至三千里外也二姬垂簾竊聽予以聲瞽目之非惟詞曲莫解亦且賓白難辨以吳越男子之言投秦晉婦人之耳何異越裳之入中國焉得譯者在旁逐字為之翻譯乎次日詰之曰昨夜之觀樂乎曰樂予謂能解其中情事乎對曰解予莫之信謂果能解試以劇中情事一一為我道之渠即自顛至末詳述一過纖毫不遺且若有味乎言之詞終而無倦色予始異焉再詢詞義則能明矣曲中之味亦能咀嚼否耶對曰有是音有是容二者不可偏廢容過目即逝矣曲之餘響至今猶在耳中是何以故莫能自解予更異之然信其初言而終疑其後說謂聲音道微豈淺人能辨必飾詞耳乃彼自觀場以後歌興勃然每至無人之地輒作天籟自鳴見人即止恐貽笑也未幾則情不自禁人前亦難捫舌矣謂予曰歌非難事但苦不得其傳使得一人指南則場上之音不足效也予笑曰難矣哉未習詞曲先正語言汝方音不改其何能曲對曰是

不難請以半月為期盡改俞音而合主人之口如其不然請計字行罰余大悅隨行婢僕皆
南人衆音噪噪我方病若楚咻彼則恃為齊人之傳果如期而盡改儼然一吳儂矣事之
不期然而然者往往不一而足此時身已入秦秦俗質樸焉得授歌之人適有一金闇老
優年七十許舊肅王府供奉人也主故無歸流落此地因招致焉始授一曲名一江風師
先自度使聽復生低徊久之謂予曰此曲似經過耳聽之如遇故人可怪乎予曰汝未嘗
多聽曲焉得故人而遇之復生追憶良久悟曰是已是已前所觀鳳求凰劇中呂哉生初
訪許姬且行且唱者即是曲也予不覺目瞪口吃奇奇不已謂師曰此異人也當善導之
於是師歌亦歌師闋亦闋如是者三復生曰此後不須善導矣竟自歌之師大駭謂予曰
此天上人也是曲授三十年閱徒多矣數十遍而微知一意者上也中人以下之資數百
遍尚難釋口不待痛懲切責未能合拍乃今若此果天授非人力也斯言近實而未驗乃
不三日而愚智判然矣因當日隨來舊姬與之同學人一能之己百之猶不免於痛懲切
責以是知師言不謬而此女洵非人間物也由是日就月將無生不熟數旬以後師謂青
出於藍我當師汝矣客有求聽者以果愚隔之無不食肉忘味復生曰樂必損簾互奏鳥
必鴛鳳齊鳴始能悅耳茲以一人度曲無倚洞簫和之者無乃岑寂太甚乎予知此言為
絳灌而發以同堂共學者之非其倫也未至蘭州地主知予有登徒之好乃先購其人以
待者到即受之不止再來一人而再來其翹楚也始至之日即授以歌向以師為師而今

則以復生師之矣復生之奇再來猶師之奇復生贊不去口而且樂形於色謂而令而後
我始得為偕鳳之鳳合墳之箋矣請以若為生而我充旦其餘脚色則有諸姊妹在此後
主人撰曲勿使諸優浪傳秘之門內可也時諸姬數人亦皆勇於從事予有不能自主之
勢聽其欲為而已歲時伏臘月夕花晨與予夫婦及兒女誕日即一樽二簋亦必奏樂於
前賓之嘉者友之韻者親戚鄉鄰之不甚迂者亦未嘗秘不使觀如金陵之方邵村御史
何省齋太守周櫟圓副憲武林之顧且菴直指沈喬瞻文學咸熟諳宮商殫心詞學所稱
當代周郎也莫不以小蠻樊素目之他可知已予於自撰新詞之外復取當時舊曲化陳
為新俾場上規模瞿然一變初改之時微授以意不數言而輒了朝脫稿暮登場其舞態
歌容能使當日神情活現氍毹之上如明珠煎茶琵琶剪髮諸劇人皆為曠代奇觀復生
未讀書而解歌詠嘗作五七言絕句不能終篇必倩子續是即夭折之徵性柔而善下未
嘗以聰慧驕人再來之柔更甚嘗以嘻笑答怒罵毆之亦不報有婁師德之風焉聲容較
之復生雖避一舍然不宜婦而宜男立女伴中似無足取易妝換服即令人改觀與美少
年無異予愛其風致即不登場亦使角巾相對執麈尾而伴清譚不知者目為歌姬實予
之韻友也予數年以來遊燕適楚之秦之晉之閩泛江之左右浙之東西諸姬悉為從者
未嘗一日去身而能候予之飢飽寒燠不使須臾失調者則二人之力居多壬子冬復生
誕一女以不善攝生致病然素善諱疾不使人知其意無他以予終歲浪遊於外知其疾

必阻之恐作失羣之鳥不獲偕行故耳癸丑適楚客於漢陽疾漸加而容不減非惟不治藥餌仍以絲竹養生因所耽在是非此不足陶寫性情也越夏徂秋稍有倦色予始知而藥之奈世無良醫一二至者皆同射覆非曰寒即曰瘧即曰中暑總無辨其為瘍者病劇半載從未懲楬惟臨終數日始僵卧不起前此皆力疾而行仍施膏沐同濟訊以故答曰非不欲卧恐以不起愁主人徒擾文思無益於病者時予方輯一家言之初集未竟故也言畢即自焚香祝天謂予得侍才人死可無憾但惜未能偕老願以來世續之又以此語囑同輩令勿使予知諸姬中惟與再來最密臨歿以女授之屬其撫育凡人之死未有不改形易視或出譖語渠自抱疴至終無一誕妄之詞訣語亦無微不悉死時面目較生前覺好含斂之物悉經手檢目視情人盥櫛畢乃終予方慟悼不已諸姬復以前言告予益撫棺慟哭不忍獨生甲寅入都中諸姬不與惟再來及黃姓者二人相俱再來居常安好從予七年不識參著芝朮為何味忽於舟山得疾天癸不至腹漸膨然謬以為娠蓋素望誕兒凡客贈纏頭人皆隨得隨用彼獨藏之欲待生兒製襁褓至是誤以可憂為可喜如是者屢月病不稍減而經忽至焉始知從前見食而嘔者病也非孕也始則認憂為喜今則轉喜為憂矣又以同受復生託孤之命詎意母亡未幾女亦旋歿未免負託九原時時抱痛皆致疾之由也予未出門時諸姬中有一善姑者好與人角予怒而遣之再來不解予意謬謂一遣百遣乃向內子及諸妾曰生卧李家牀死葬李家土此頭可斷此身不可去也

內子故設疑詞難之曰主人老矣不若乘此芳年早自得所之為愈再來曰主人老而主母之中多少艾者諸艾可守予獨不能安於室乎諸妾又曰我輩皆有子汝或不生後將奚待對曰主母恃諸郎君子請恃其所恃內子及諸妾聞之無不沾沾淚下有一人而三男者嘉其賢淑欲以幼子予之再來曰姑緩數年如果不育請踐斯語其性之貞烈若此臨逝執予手曰良緣遂止此乎時欲泣無聲且無淚矣二姬之年皆終於十九再來少復生一歲死亦後一年噫予何人哉嘗試捫心自揣我無司馬相如白樂天蘇東坡之才石季倫之富李密張建封之威權而此二姬者則去文君樊素朝雲綠珠雪兒闌盼不違是為何故且造物既予之矣胡復奪之予是則奪非奪是則予非必居一於此矣且予又有惑焉婦人所尚者二貌與年也予貌若何無論安仁叔寶不敢與之比衡即偕王粲左思並立猶自形穢至與古人序齒即赴耆英真率二會猶居上座矧諸少年場乎若是則此二人者宜求為覆水之不暇奈何反作堅冰不解自甘碎裂於盆盎中耶或曰推其本念究竟出於憐才夫才之有無多寡姑置無論即曰有之亦惟有才者始能憐才彼非常多識字善讀書之人知才為何物而憐之乎此千古難明之事茲惟傳其行畧以示不忘而已矣若謂二姬應為我得人皆有目我將誰欺

姍姍

黃永姍姍傳云姍姍者字小姍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群輩

卜之宜男及姍姍生成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於庭適夫人勑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為之發粲自是極憐之親為束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綉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勿及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畫則旁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掌誦大士既退但閉閣寢坐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姍姍年十五夫人將為之字而孝廉黃永雲孫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復滿勞筭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妹為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樊素朝雲其人者乎即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姬肥婢傭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甯築避風台俟之以故薄游於廣陵姑蘇之間幾於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一日為黃夫人六旬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姍姍侍夫人出常粧便服遲遲來前鬢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閒逸娟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蕩私自念曰其道在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真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群進而壽姍姍延伫既久雲孫得數目之姍姍面煩發亦為一流盼而已禮畢遽從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闋於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重惜之不欲以備小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王次君雪茵故善雲孫力為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

不忍使為人作妾必欲為雲孫請者有姍姍在命家嫗以其私訥之姍姍不言嫗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捧硯司花猶勝黨將軍羔酒且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惟夫人命可乎姍姍首肯先是里中貴弟子為夫人內姻者咸願以金屋貯姍姍姍聞之輒大恚至是聞嫗言為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孫矣既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資聘之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輒吉娶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姍姍忽遘疾雲孫為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怏怏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輒試事越夕僕夫促行其友許聖木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闋志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淒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又曉鐘遂去而姍姍病竟劇醫來猶強起櫛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猶舉首盼況金也既又聞雲孫被放愁雲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諭曰若有所言但告我姍姍曰兒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于茲無祿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固問之曰豈有恩於雲孫耶姍姍長吁瞪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頓首曰郎君天下才眷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來夢持檄召我冉冉登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為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逝矣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三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瑩瑩猶在目也雲孫曰將無妾面羞郎來時未晚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曰吁

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大風引舟不能到欲效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姍姍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嚮邇于鱗李夫人歌云紛被被其徘徊色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姍姍從夫人虔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王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欲出牡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姍姍既死三閱月同里墨莊書史為之傳

論曰余聞姍姍遺事甚詳其吳娃紫玉之流與或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情儂之言不足為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近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冶色是溺蓋亦歎為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壚側及其既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孫近之矣

春娘

王明春娘傳云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並門居邢之妻即單之姊也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年齒相上下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丙午夏邢挈家赴鄧州順陽縣官守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推官缺約官滿日歸成婚是冬戎寇大擾邢夫妻皆遇害春娘為賊所虜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春娘十歲時已能讀語孟詩書作小詞至是娼嫗教之樂色藝事無不精絕每公庭侍宴能將舊詞更改皆對有着摸處玉為人容貌清秀舉措閑

雅不事口吻以相嘲謔有良人風度前後守倅皆眷之單推官渡江累遷至郎官與邢聲
迹不聞紹興初符郎受父蔭為全州司戶是時一州官屬推司戶年少司戶知楊王甚慕
之王亦有意而未有因司理與司戶契分相投將與之為地畏太守嚴明有所未敢居二
年會新守至守與司理有舊司戶又蒙青睞於是司理置酒請司戶只點楊王一名祇候
酒半酣司戶佯醉嘔吐偃息於齋司理令楊王侍湯藥因得一遇會以遂所欲司戶褒美楊
王謂其儘多才藝因曰汝疑是一箇名公苗裔但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王羞愧曰妾本宦族
流落在此非楊嫗所生也司戶因問其父是何官何姓王涕泣曰妾本姓邢在京師孝感
坊居舅在幼年許與其子結婚父在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父母皆遭寇殞命妾被人掠
賣至此司戶復問曰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王曰舅姓單是時得揚州推官其子名符
郎今不知存亡何如因泣下司戶慰勞之曰汝日日鮮衣美食時皆愛重而不為輕賤有
何不可王曰妾聞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若即嫁一小民布裙短衣啜菽飲水亦是人家
媳婦今在此中迎新送故是何情緒司戶心知其為春娘也然有所處而未敢言後一日
司戶置酒為司理召楊王佐樽遂不復與狎昵因好言正問曰汝前日言為小民婦嫁亦
甘心我今喪偶無正室汝肯嫁我乎王曰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此亦妾所願也但恐
新孺人歸不能相容若見有孺人妾自去稟知一言決矣司戶知其厭惡風塵出於誠心
乃發書告其父初靖康之難邢有弟四承務渡江居臨安與單往來單時在省為郎官乃

使四承務具狀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符既下單又致書與太守四承務自貴
符并單書到全州司戶請司理召玉告之以實且戒以勿泄次日司戶自袖其父書并省
符見太守太守曰此美事也敢不如命既而至日中文引不下司戶疑其有他變密使人
探之見厨司正鋪排開宴司戶曰此老尚作少年態也錯處非一此亦何足惜也既而果
召楊玉祗候只通判二人酒席半太守謂玉曰汝今為縣君矣何以報我玉答曰妾一身
皆明府之賜所謂生死而骨肉也何以報德太守乃抱持之謂曰雖然必有報我通判起
立正色謂太守曰昔為吾州弟子今是司戶孺人君子進退當以理太守踧踖謝曰老夫
不能忘情非府判之言不知其為非也乃令玉入宅堂與諸女同處始召司理司戶四人
同坐飲至天明極歡而罷晨州朝視事下文引告翁嫗嫗出其不意號哭而來養女十餘
年用盡心力今更不得別見春娘出諭之曰吾夫妻相尋得着亦是好事我數年雖蒙汝養
所積金帛亦多足為汝養老之計嫗猶號哭不已太守叱之使出既而太守使州司人自
宅堂接出玉與司戶同歸衙司理為媒四承務為主如法成婚任將滿春娘謂司戶曰妾
失身風塵亦荷翁嫗愛育又有義姊妹情分厚者今既遠去終身不相見欲少具酒食與
之話別如何司戶曰汝昔事一州之人莫不聞知又不可隱諱此亦何害春娘遂設盛筵
就會勝寺請翁嫗及同列者十餘人會飲酒酣有李英者本與春娘連居其樂色皆春娘
教之常呼為姨情極相得忽起持春娘手曰姨今超脫出青雲之上我沈淪糞土之中無

有出期遂出聲慟哭春娘亦哭李英針線妙絕春娘曰吾司戶正少一針線人但我妹平日與我一等人今豈能為我下耶英曰我在風塵中常退步况今日有雲泥之隔嫡庶之異若得姊為我方便得脫此一門路也是一段陰德事春娘歸以語司戶司戶不許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既而英屢使人續求司戶不得已拚一失色懇告太守太守曰君欲一箭射雙鵠耶敬當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司戶挈春娘歸舅姑見之相持大哭既而問李英之事遂責其子曰吾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今更旁及外人豈得已而已不已耶司戶惶恐欲令其改嫁其母見李氏小心婉順遂命之居居一年李氏生男邢氏養為己子符郎名飛英字騰實罷全州幕職歷令丞每有不了辦公事上司督責聞有此事以為義事往往多得解釋紹興乙亥歲自夔罷倅奉祠寄居武陵邢氏李氏皆在側當時士大夫具言其事無有隱諱人皆義之

婉蘭

徐岳婉蘭傳云陳生虛谷楚郢貧士客遊廣陵無所依託以授經積資娶室蔡氏因家焉未幾蔡氏死中饋乏人躬親井臼一日晨起汲水見錦囊若沈若浮提之甚重負以入室啟視之一女郎尚有微息負之行室中霍然一吐遂張目凝睇悲不自勝慰解再四曰妾金陵張氏婉蘭也徽商某以千金買我為妾主母妬置之別室不令主人近主人今春往漢口近將歸主母醉妾以醇醪沈於河不知君子從何救至於此再生之恩何以為報然